

牵一只小熊回家

■王秀贞

喜散步，无伴，独行，虽孤单，倒也自在。沿途看风景，眼前见风情，在我，入世，也出世。

都市的街道，高楼林立，夜的高楼，霓虹闪烁，这是繁华的外衣，也恰是这些美丽的灯光，照亮了城市的夜，诉说着时代的发展。幢幢大楼前面，有秩序地停着各种牌子的汽车，以车代步是当下出行的大趋势。走在道上，时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车的尾灯和路灯以及街头各式招牌的LED交相辉映。遥想我们少年的时候，私家车还是稀罕物，几十年间，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沿着飞云街道办事处那条路，在稍僻静的马路，除了汽车的大灯，以及它们一掠而过的身影，少有像我这样的行者，他们大多会去南外滩、姊妹桥公园、龙岛桃源、文化长廊等地，喜群聚是大多数人的天性。从城市的外围到中心，从行人寂寥处到热闹繁华处，我向着灯光而行，向着温暖而行。

我喜欢逐水而行。临河而居的人家，大多是古老的落地房，居住在里面的，基本是老人或者新居民。庭前，三五老人聚集在一块儿聊天，河埠上，偶有人出来洗洗刷刷……最爱夕阳中与飞云中学隔河相望的那一排临河落地民居，打开后门即是绿道，水波潋滟的河，夕阳西下晚霞映照柔光中的河呀，自带一种文艺的腔调，总使我想起徐志摩笔下的《再别康桥》：“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朝着灯火阑珊处行进，抵了街巷，便是喧闹的繁华世界。林林总总的店铺门面，花花绿绿的招牌，琳

琅满目的商品，在电商充斥市场的今天，实体店的经营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致敬这些风雨飘摇之际仍坚守的实体店店家。夜晚，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这些实体店的灯火驱走夜的黑暗，那街道该是多么冷清和寂寞？

如果说其他地方每年有一场集市的盛况，那么在飞云东风一条街，如果不是雨天，每晚，街道两边各种地摊一字儿排开，各种小商品应有尽有，每晚都是集市的节奏。投身于熙来攘往的人群，我会有一种现世安稳的踏实感。那些摆摊的，有热情的会高声招徕顾客，也有散淡者坐刷手机，还有比邻闲聊的，不管生意如何，出摊，聊胜于无，多少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以劳动力换取财富的人值得致敬。原先农历小年至元宵期间，外地人大多返乡过年，东风街会



有一段时期的冷清，然而今年因为提倡就地过年，所以一如既往。店铺和地摊之间，隔了一座桥，往新区方向是挨挨挤挤接地气的小摊，往老街方向是一家高冷的店面。

在路与路的交界处，在转角处，会有一些流动小吃摊贩，在寻常的日子里，基本无休，日日坚守。偶尔，也会有卖玩具和气球的，花花绿绿，迎风飘扬。去年寒潮我碰见过那个老人，寂寥的街道，零落的行人，那一个个氢气球在风中猎猎地响。老人就站在街口，守着这些五彩斑斓的玩意儿，没有人驻足。我擦肩而过，却总有点东西在心里牵挂着，不意频频回首，懊恼着小丫头没在身边，不然，我就有光顾的理由。虽然，随着年纪逐增，渐渐也看开了许多事，但有时还是会顾忌世俗的眼光，比如，一个年届不惑的中年女子手里牵着一个氢气球招摇过市，那画面有点招摇。最终，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虽然时光是单行道，但是在时光的流里，有些人还是会重逢，有些事还是会重新面对。就像此刻，这一个老人这些个气球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那个粉粉的美丽小熊气球在眼前飘摇，这一次，我没有犹豫，果断地伸出了手。一个青丝染霜的半老徐娘，就这样牵着一个氢气球，踏遍了飞云大街小巷。我不知道老人的身世，但是我知道他不要怜悯，他用自己的坚守经营自己的小摊，那么我们是否也该坚守这一份温暖？今日，我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气球，而是不忘的初心。

散步，一路走来，随意前行，且思且行，看尽万家灯火，置身市井烟火，“牵一只小熊回家”，挺好！

泥水

■李浙平

百姓人家要起屋，或砌个灶、弄个卫生间、修补墙面、地面，就首先想到找个泥水匠，瑞邑俗称泥水匠为“做泥水的”。凡事与泥沙石有关的活，都离不开泥水匠。

做泥水，是辛苦的行当。要起早贪黑。城里人不做泥水，会做泥水的都家住农村，有活干，就得早早来到主家准备。准备什么？就是要搅拌灰浆，后来改为水泥。搅拌成的灰浆好不好使，凝固后会不会起壳、脱落，全看搅拌的灰、沙、水或苍蝇头（小石子）的比例。一天的活干下来，泥水匠总要将手头事做完整。如一堵墙上灰浆，不会上一半剩一半，剩下的地方第二天上，接缝容易出现裂痕，对主家来说是不好的。如此干活，时间就难掌握，往往会干得迟。如遇到好客的主家叫泥水匠坐下来喝点酒再走，那他回到家，天已然漆黑了。

如果是起屋，泥水匠都是师傅级的，干主活，砌墙。泥水匠一般都带帮手，帮手专事搬砖、铲沙、挑水、搅拌和清理断砖。削旧砖的活，泥水匠和帮手都不干，要主家自行找亲戚或朋友打理。泥水匠都喜欢用新砖砌，但有些会替主家考虑，说旧砖削了旧灰浆还可以用。当然，用旧砖砌，泥水匠多了一些动作，他常常要再补上几刀，将没削净的灰浆去掉。

因为我父母都是外地人，从没想到起屋一事。我们先是住机关宿舍，后来是住单位的分配房，再后来向开发商购小区房。家里盖过一次厨房，大哥成家后他起过一次屋，所以与泥水匠打交道不多。尽管如此，但家里的装修还是有的，就得找泥水匠。内子的表兄是做泥水的，他干活动作慢，技术却不错，还会接电线、装水管，没什么他不会的。找他做事，既熟悉又便利。看他叼着烟，慢悠悠地拿砖在手里掂几下，拿眼一



泥水匠 三月廿九日

瑞安老行当

RUI BAO

瞄，起手一刀，削去多余的部分，用砖刀在河泥桶里将灰浆搅几下，铲浆上砖，前后两刮便平整了，然后将砖一砌，左右正好合缝，动作甚是好看。他干活时不多言，中午干完活，叫他喝酒，话头就多了，他说的尽是农村俚闻。他不善饮，一瓶啤酒落肚，面红耳赤，看人的眼睛也“泥时眼”（意即迷糊）起来。酒后憩一下，他继续干活，一砖上手，又变回清醒了。他去世也有一些年头了，亲戚们偶聚一起聊天，还会说起他。他是一个老实人。

随着住房高楼化，那些零工式的泥水匠少了生计活，开始转向室内装修，装修过程中的泥水活就简单多了。但居民在起灶前，还是要请泥水匠来，在灶的位置砌几块砖头，算是形式上的安灶仪式。以前看到砖砌的墙，墙缝的线条刷上白灰，与黑色的长方形砖，构成鲜明对比，远看近观，整整齐齐，很是美丽。现在偶尔看到的，无美可言。不经意间看到一堵好看的墙，伸手一摸，原来糊了印有纹砖的墙纸，不免失笑。

年糕记

■涂程程

风雨联手攻击下的大地，迅速降温。秋“咻”地一下翻了篇，江南入冬。日渐寒冷的日子里，不由得想起温暖的年来，奈何离过年还久，只好去食堂买碗年糕聊以慰藉。可是食堂的年糕太难吃了，以致愤愤不平地写下这篇年糕记，回忆并盼望回家吃年糕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二月忙年夜到，挨家挨户做年糕。”年糕，年与糕，所以我对于年糕的美好回忆总是与过年相联系。

但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任你去哪个菜市场或是超市，总能遇得到。通常以黄、白两色为主，长条状，象征金银，遇上过年过节之际，菜市场也会有印点花或是福禄寿禧字样的年糕。不过超市里的年糕总是一如既往一成不变的，用苍白乏味的真空袋装好，放进冷柜，等待过年的游子把它买走，然后可能再对着不对味儿的厨房成品一筹莫展。

腊月廿八、廿九时，奶奶便会早早地去市场买年糕了。通常会买十来条，放在装了水的盆里泡着，然后就从大年初一吃起，直到元宵才堪堪吃完。

年糕的炒法有很多种，年里最常见的大抵是“大杂烩”炒法。锅里先浅浅刷上层油，而后将处理好的菜籽头、腌好的酱油肉等一同倒入，小火炒入味。火候差不多，余过水的小薄片年糕便华丽下

场了。木铲翻炒，各色配料活蹦乱跳中，一盘炒年糕也就完成了。别看它只短短几步，但若是火大了或是翻久了，下边儿的菜多半会焦；要是只等水初沸起来便让它出锅，它非得气出两幅面孔不可：外里一层因为蒸汽的作用已经软化了，但内里还是硬着的。

年里的炒年糕出锅摆盘时，多半还会放上些红萝卜，以示喜庆。配菜有时也会由盘菜来代替。说起来我真讨厌这家伙，切成片的盘菜同样也是白白的，悄无声息地混入年糕中，还朝你叫嚣：快来看看我是年糕还是盘菜！持箸观察好一会儿，才将筷子犹豫地伸向它，夹起，送到嘴边咬一口，脆生生的。好嘛！盘菜！不信邪，看准了再夹一块，嘎嘣嘎嘣地响，居然还是盘菜！不可置信地哀号着：“为什么盘菜炒年糕里没有年糕啊。”哥哥白了我一眼：“小妹啊，你打量的时间里大家已经夹完年糕啦。”看了看大家碗里满满的年糕，暗暗发誓下次一定直接铲一勺来。可到了下一次时，又因为不自觉地观察而落了先机，最后皆以悻悻地去夹被大家留下的盘菜和萝卜告终。

但现在想起来，年糕寡淡，盘菜或是菜籽头带着蔬菜的甜，酱油肉的咸，还有其他来不及列上调料里的酸与辣。吃年

糕时就该每种配菜都夹，让自己的口味变得宽一点，杂一点，大概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宽和一点。

当然，年糕里蕴含的也不仅是五味，还含着顺頌时宜的观念。菜籽头或者盘菜的绿意是春天的生机勃勃，萝卜则以其色彩之热烈而成为夏天的代表，主体年糕是秋天丰收的小麦或水稻磨成粉后经系列手续才变成年糕的，而温州人自己腌制的酱油肉里则藏了冬天阳光的气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碗年糕里盛满了四季。而这样一碗团圆时才吃得尽兴的年糕也体现了人们对家的观念：无论他在外面生活的风雨中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他必得返乡。回归家人、乡邻、桑梓，也就回归了他自己。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总觉得家里过年时的年糕是不可超越的，念书时食堂的年糕自然也就难以入眼了。倒不是我存在偏见，只是食堂里的年糕总是切得又大又长，没有酱油肉也没有菜，甚至连我讨厌的盘菜都见不到影，吃完后还能见到碗底厚厚的一层油。偏偏这样的年糕还是食堂早餐里除了面包与馒头外为数不多的主食（剩下的分别是同样油腻的炒蛋饭、炒粉干与炒面），愤愤不平地吃完早餐，在晃悠去教室的路上开始热切盼望过年时的年糕。

她的时代

■谢钦巨

她和我之间
缘分被打结成少年的夏

稻草堆干燥充满香气
几个孩子在其间嬉戏
判断未来的新娘、新郎
麻雀正在草堆上互梳羽毛
同时奇怪她的脸红
是因为奔跑还是稻草的气息

她在小学教室里
坐姿很规整
是全场的模范

她远去时很神秘
像山间的松鼠
一瞬间消失在丛林

等她几年后回到村里
嘴唇变得异常红润
走路姿态很不一样
那时她的刘海也是南方的
似乎被做成成了一个标记
她的时髦引人注目



有人迫切去触她手中的红线

她爱唱《梦醒时分》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当时唱得我内心塞满棉花
偶尔还抽出一条丝来
丝上滑落怪异的药味

歌声刺激并见证生活
不久晚风飘来她不幸的故事
直到现在我偶尔会想起她

像是门前栗树下的一声惊呼
那个时代恰好刺中她眉心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